

两难（黎紫书）

午夜，妻从床上爬起来，径直往房门走去。当时他昏昏欲睡，却突然弹起，唤住那背影。

“去厕所吗？”他问，“出去就穿好睡衣吧，忘了妈就在对面房里。”

他的妻转过身，用一种不耐烦的眼神看他。“我说过家里多了一个人，就是不方便。你看你看，现在连一点点自由都没了。”

他不语。妻粗暴地捡起散落在地上的衣物，赌气似的大力往身上套。“多麻烦，你以后就别碰我，免得我上厕所还得大费周章。”

妻怒气冲冲地拉开房门，“砰”的一声把房门关上。在静夜里，这声音像要把房子震得碎裂开来。

对面房里有人开门。他听见门扇开启时发出的咿呀声响，便知道刚才的巨响惊动了房内的母亲。“是妈吧？没事啦，睡吧。”

母亲好像应了一声，又关上门。他怅然，躺下身子，把整个人陷进温暖的被窝里。

母亲搬进来以后，这屋子似乎不再是温柔乡了。他的妻一直板起脸孔，或常常说一些嘲弄和挑剔的话，似是千方百计要让他难堪。

以前的妻，虽然算不上依人小鸟，却也经常在家中为他预备一些惊喜，让他下班回来，可以享受二人世界的缠绵与温柔。母亲来了以后，他们不可能再关上屋里的灯火，吃一顿浪漫温馨的烛光晚餐，也不能一起进那唯一的浴室里洗鸳鸯浴了。

最麻烦的，还是每次欢爱过后沉沉睡去，半夜醒来要到房外走廊另一端的厕所，却不能再赤身露体了。

他还好，只要抓起浴巾往腰上一围，便可以出门。他的妻却坚持要穿妥衣物才出去。她说怕看见他母亲大惊小怪的脸。

母亲从来没有抗议过什么，但是他们夫妇俩的许多生活习惯，都因为母亲的存在而被迫改变。妻的怨言越来越多了，嘴里的话和脸上的表情也越来越不客气。母亲不会看不出一点端倪吧？

当初结婚时，妻说好要搬出来组织他们的小家庭。先是买屋买车，再来是生孩子。他们千算万算啊，就算不到会突然多出这么一个人。

乡下的老屋子在一场风雨中倒塌了，母亲唯有向两个儿子求救。他还记得自己在电话里向大哥咆哮，“你是长子，别忘了爸把大部分财产都给了你，要你照顾妈。”

对，大哥是长子，可是大哥的心比他狠，到乡下接过母亲后，就把她载到他家门前。那天他和妻下班回来，看见母亲蹲在那里，身边堆了好几个大包裹，便意会到发生什么事了。

他让母亲住下来。他的妻明显不高兴，私下拨了电话与他的哥理论，结果不欢而散，把事情闹得更僵了。

“不如把她送到老人院吧，你跟大哥说，由你们分担费用好了。”妻回到房里，钻入被窝。他感觉到妻说话时的热息喷到他的脖子，心里不免一荡。

“不，你让我想想办法。”

妻愕然，愤怒的表情立即在她的脸上漾开。“我不理，你明天就得解决这事，不然我搬走好了。”说完，她翻转身子，背对着他睡去。

怎么办呢？他看着妻背上优美的曲线，脑里百转千回，终于疲惫地合上双眼。

翌日下班回来，他一眼便看见母亲蹲在院子里修剪野草，而早归的妻则环抱两手站在屋子的玻璃门后，目光冷冷地扫过他的脸。

他觉得妻的眼光像两把利刃，划得他两颊生痛。于是他叹了一口气，向母亲招呼一声。“妈，我买了一样东西给你。”说时，打开车门，把一个塑料袋子递到母亲面前。

妻见状，走过来，看着母亲把袋子打开。

是一只痰盂。

“晚上就不必再出来上厕所了。”他苦笑着说。

选自黎紫书《余生》（有人出版社，2017）

